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八十四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五

劉拯　錢遹石豫左膚附　許敦仁　吳執中

吳材　劉昺　宋喬年子昇　强淵明

蔡居厚　劉嗣明　蔣靜　賈偉節

崔鶠　張根弟樸　任諒　周常

劉拯字彦修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歴江東淮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聖初復為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録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黄庭堅秦觀為之竄易增減誣毁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異意之臣分據要路而軾問及此傳之四方忠義之士為之寒心扼

腕頤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鷙視不慊也進右正言累至給事中徽宗立欽聖后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禮拯曰母以子貴子為天子則母乃后也當改園陵為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彦雖以德選然不可啓貴戚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觀望黜知濠州改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議欽慈事褒進兩秩遷戸部尚書蔡京編次元祐姦黨拯言漢唐失政皆分朋黨今日指前人為黨

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為黨乎不若定為三等某事為上某事為中某事為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月賦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州張商英入相召為吏部尚書拯已昏憒吏乘為姦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彥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錢遹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通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

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適則顧罷臣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為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

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
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
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國則元祐皇后
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
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為不正先朝
廢而陛下復於事為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
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為不然況既為先
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

萌厭斁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亟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况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瑶華制誥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攷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

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由是復廢適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冊為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謂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適以為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

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為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為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明典禮忠義凜凜縉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遹逃奔蘭溪為賊所殺年七十二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為監察御史與左膚

鞫鄒浩獄文致重比又使廣東鍾正甫逮治浩欲致之死豫論邊事謂中國與四夷相交為君臣相與為賓客徽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為淮南轉運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年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遹造廢元祐皇后議亟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自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以下既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黜知陳州徙鄧州

過閲留為工部侍郎進戶部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孫承重去官服未闋而卒膚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為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同遷侍御史累至刑兵戶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永興軍卒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為校書郎蔡京以州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亟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為腹心敦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内外制

詔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著作局討論删正起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扈蹕還殿中監拜御史中丞甫視事即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乖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為朱諤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日一視朝欲頗竊國命葢指此也

吴執中字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縣同門壻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年始提舉河南常平連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提點廣東刑獄入為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擢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内侍省京畿秦鳳違法干請詔奬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大理之决獄將作之營繕權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為乃妄以為功一歲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但賜束帛鄭居中知

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地帝還其章而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幾徙越州石公弼以為執中反復得罪未宜殿大府改提舉洞霄宮以集賢殿修撰知揚州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蔡京言者未已執中謂進退大臣當全禮貌於是為京下詔

京得不重貶龐恭孫趙適開梓夔諸夷州執中乞正其
罪又言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為士願下
太學攷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
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
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歴清溪主簿咸平
尉知汴都縣入為太學博士以趙挺之薦擢右正言遷
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為朋附黨與前日大

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為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猖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曾布指與王能甫疏言元符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人材者韓忠彦實為之首忠彦遂罷材鷙忍疾視善類所排逐最多進起居郎以憂去蔡京用為給事中吏部侍郎陛見有所陳京不悦以天章閣待制知兗州挺之作相召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紹述說行權臣顓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既盡矣復假以攻異己鷹犬外搏鬼蜮内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劉拯擿實錄以肆詆錢遹斥孟后以徧刺石豫指繪像以削諸賢吳材擿黨論以揃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吳執中體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讒說殄行虞帝攸堲似是而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可不監夫

劉昺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

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焞通樂律焞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己意而昺為緣飾語在樂志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昺又領之為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歷有所損益為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昺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事免官京再輔政召為戶部尚書昺嘗為京畫策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昺

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㮚發其姦利事京徙㮚他官徽宗所儲三代彝器詔昺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匜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肄雅樂閱試日昺與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宮架之上再為翰林學士東宮建為太子賓客又還戶部大理議戶絕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為嗣昺曰計一歲諸路戶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絕戶豈不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

官金紫光祿大夫與王寀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部尚書范致虛為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為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懌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遂致

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
敢嘗官至大中大夫卒喬年用父廕監市易坐與倡女
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
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
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集賢殿修撰京畿轉運副使
進顯謨閣待制為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
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
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史蘄州安置逍京復相還舊官知

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爲勑令删定官數年至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爲鷹犬以徽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昇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復爲京西都轉運使涖葺西宮及修三山新河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爲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

會縣漆至灰人骨為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壠兆大抵遭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泄水坑澗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謚曰恭敏

强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參軍歷濟杭二州教授知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為太府丞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為死交立元

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成黨禍淵明以故亟遷祕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大觀三年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鄭越二州召為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廣直廬帝書摛文堂牓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曰文憲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卿

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絶儗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揺者出於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顧如明詔勅有司勒為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為要塗宜公選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羣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罷去居厚言將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

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强官弱浸以成風輦轂之下吏習狡獪故怯懦者有所畏至用為耳目倚為鄉導假借色辭過為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為之願重為之制改户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為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訴事坐失察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待制為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宫度

地汙下為道士交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積以試藝名出諸生右崇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中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已時鄭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植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門下省吏張天忱貶秩嗣明駁弗下商英爭之詔御史臺㽞曲直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尹天民入政典

局矯爲勅語共造姦謀三人俱坐責嗣明遷大司成士子肆雅樂被恩嗣明亦升班與學士等已而言者論其取悦權貴妄升國子生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潁州未幾入爲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毁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㣲

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為政等擢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怒黜伯舉明年還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為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為姦利奪民葦場強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覷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九年召為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間利病加直秘閣為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壊東南轉般法為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補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輙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論功進秩遂拜戸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論曰善乎歐陽修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為

真朋小人以同利為偽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踈而相賊害矣蘇軾續修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主不辯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害其說明甚㣲宗弗之察也唯蔽於紹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黨崇寧指元符為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

為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劉呙强淵明宋喬年劉嗣明直斗筲耳亦使攘臂恣睢撼撞無忌小人之為術憊矣嗚呼朋黨之説真能空人之國如此哉

崔鶠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為陽翟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戸參軍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鶠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

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譊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葢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

右之忠邪為本臣至於草莱不識朝廷之士特恠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竒伎淫巧蕩上心

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壅蔽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幸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

至如惇徂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

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内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懿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

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後蔡京復籍上書人以鷗為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始居郟城治地數畝為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

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

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

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
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
攣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吕好問徐秉哲為言
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宫命下而卒鷗平
生為文至多輒為人取去篋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雄
深有法度無子壻衛昂集其遺文為三十卷傳於世
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
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

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為不及屏處十年曾布曾肇鄒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為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為親賢宅敎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

運使郡守以下皆罷根言東南軍法與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帥守監司分朝廷憂顧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奄尺紙空十郡吏哉詔皆令復還又言本道去歲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額而給本錢數百萬緡使廣糴以待用比希恩者乃獻為羡餘故歲計不足至為無名之斂詔貸所蠲租而以糴本錢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繫治兵吏千計根曰此有司失於譏察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

得之物何以召和氣乃罷其獄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滌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覬望茍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為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勵勅之即命為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上書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户均出役錢以絶姦偽市易惟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然與和賈不讎其直什買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斂有間矣又請

分舉官為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某縣令吏部據以注擬則令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遠矣詔吏部戸部相度以聞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活口米常平青苗米振貸流民詔褒諭之徙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州郡無兼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須匱之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為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為

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羣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勲盛德猶慮不稱况出於閭閻干澤者哉雖趙普韓琦佐命定筞所未有願日削而月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次如錫帶其直雖數百緡亦必斂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被僕隷使混淆公卿間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不欲釁綬當别為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

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誠不之罪也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獘益忤權倖乃擿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為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詆常平之法以揺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為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子壽自有傳弟

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學録升博士改禮部員外郎高麗遣子弟入學肄業又兼博士遷光禄太常少卿擢侍御史鄭居中去位樸言朋黨分攻非朝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賈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為居中黨而逐時郎員冗濫至五十五人巖宗喻樸使論列乃摘其庸繆者十六人䟽斥諸外徐處仁議置裕民局以京提舉京不樂

樸言國家法令明具何嘗不裕民乎今置局非是卒罷之起復修製大樂局管勾官田為大晟府典樂樸論為貪濫不法物論弗齒且典樂在太常少卿之上修製冗官不當超踰廼罷為樂令未幾復前命樸爭不已改祕書少監蔡攸引為道史檢討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諒挽衣泣曰豈有為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為感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

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詣闕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為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楶在樞府薦為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為懷州教授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為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為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

其舟非是不得輙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鐃石爲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加直秘閣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哆知邊廩不繼陰闚地窖粟而叛遺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謀知其謀亟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窖得數十萬石訛哆果入寇失藏粟七日而退他日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訛哆遂解去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

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板諒親部卒築隄徙民就高振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為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其九詔諒與貫議諒言為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寶籙宮修國

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契丹之勢其亡昭然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無名宜别立耶律氏之法使散為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絶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弱與鄰崛起之金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以為病狂出提舉嵩山崇福宫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逦復起諒為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中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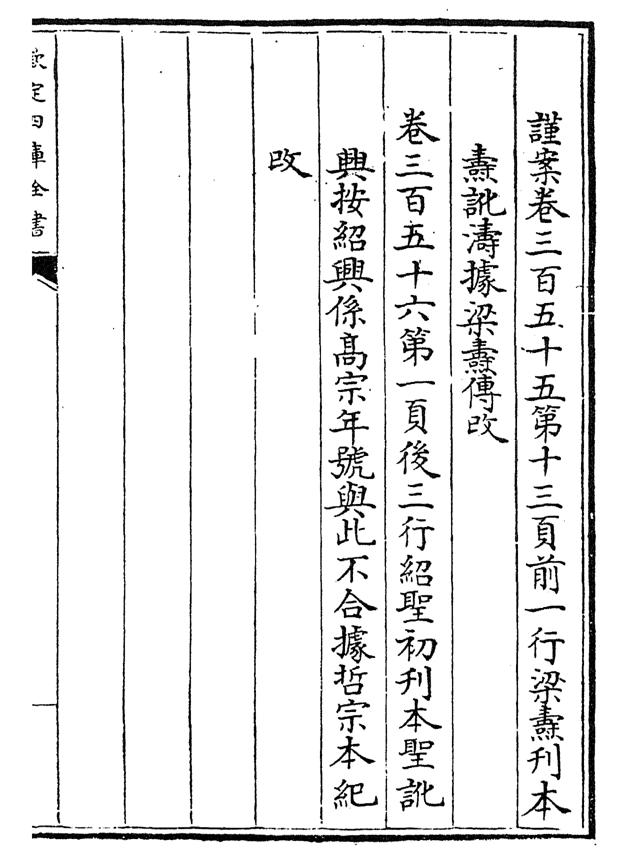
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即致仕久之御史中丞黄履薦其恬退起為太常博士辭元符初復申前命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寢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之奉宸庫擢起居舍人鄒浩得罪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稅徽宗立召為國子祭酒起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

嘗不以尚志為先然溺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為令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皇帝時修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暵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為定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為倦於聽納而忘先帝之美

意矣事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撰卒年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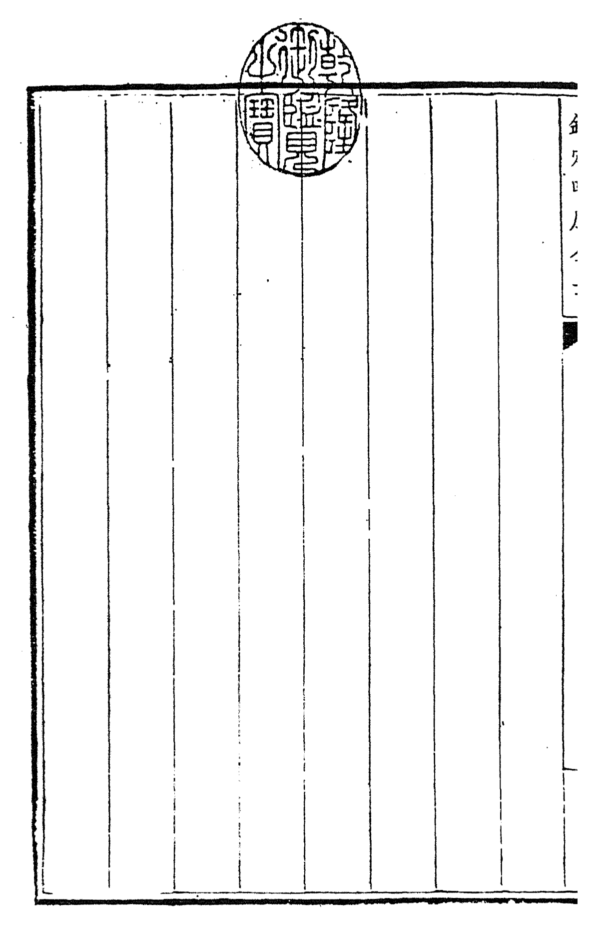
論曰徽宗荒于治燮倖塞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為腰熟鷗根諒常氣節偘偘指切時弊能盡言不諱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鷗諒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已金兵既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剏能先見禍機哉毋惑乎狂諒之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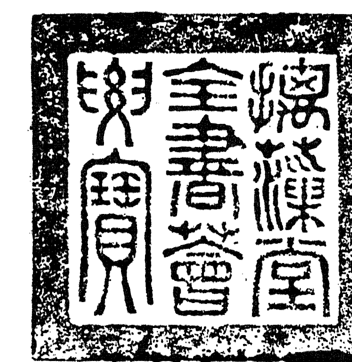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



謹案卷三百五十五第十三頁前一行梁燾刊本燾訛濤據梁燾傳改

卷三百五十六第一頁後三行紹聖初刊本聖訛興按紹興係高宗年號與此不合據哲宗本紀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孝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三百五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八十五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六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勣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武選登第為河東從事經略使韓縝雖數試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假借久乃語之曰

君奇士也他日當據吾坐為府州大山軍廵檢盜蘇延福狡悍為二邊患灌親梟其首賈胡疃有泉遼人常越境而汲灌親申畫界堠遏其來怨而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為神遂廵歛去後三十年契丹蕭大師與灌會道舊事數何廵檢神射灌曰即灌是也蕭矍然起拜為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胷出背疊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徙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

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紋為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提點河東刑獄遷西上閤門使領威州刺史知滄州以治城郭功轉引進使運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之劾云板築未畢而冒賞奪所遷官仍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閒田千頃湟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

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鄯即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為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瀧取古骨龍馬進武軍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又攻仁多泉城砲傷足不顧卒拔城斬首五百級尋改鄯州防禦使宣和初劉法陷於敵震武危甚熙帥劉仲武使瀧往救瀧以衆寡不敵但張虛聲駭之夏人宵遁瀧恐覘其實遽反兵仲武

猶奏其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方臘獲賊帥呂師囊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童貫北征檄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夔离不取景州圍薊州貫諉以兵事即復景城釋薊圍郭藥師統蕃漢兵灌白頃年折氏歸朝朝廷別置一司專部漢兵至于克行乃許同營今但宜令藥師主常勝軍而以漢兵委灌葦貫不聽召還管幹步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

則否容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容耳整弓復中
之觀者誦歎帝親賜酒勞之還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
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瓘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
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以北萬有一不
枝梧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瓘行
辭以軍不堪戰彊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
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瓘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
瓘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瓘竟行

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充數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彥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欽宗哀悼賜金帛命官護葬已而言者論其不守河津追削官秩長子蒯至閤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紹興四年中子薢以灌事泣訴于朝詔復復正大夫忠正軍承

宣使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衛公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茂選爲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除提舉淮東學事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臧祐之也葢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聞而賢

之留為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為右司員外郎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之他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疆事經撫何為者哉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蹴躋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移過於熙靖貶其兩秩又將左轉為國子司業執政交言不可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

定宜益謹思患豫防之戒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者是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願陛下為無疆之計帝嘉之靖康初同譚世勣事龍德宫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常從容及内禪事曰外人以為吳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吾苟不欲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君似唐睿宗上畏天戒故為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敏聞而忌之以進對不時受

罰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寛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與世勣同贈端明殿學士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仕至英州刺史知瀘州黄庭堅謫於涪獻可遇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鷄林志以進擢祕書省校書郎出知簡州遷陜西轉運副使宣和中從童貫宣撫幕入為兵部員外郎

起居中書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斡离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斡离不之意以為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為不然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所卻雲亦還澥奏言雲誕妄誤國雲言事勢

中變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百官議雲固言康王舊與斡离不結歡宜將命帝慮為所留雲曰和議既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為之副項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徹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或

發雲笥得烏絁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寢則以護首者民益信其為姦譟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雲兄霽崇寧時為謀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隷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譚世勣字彥成潭州長沙人第進士敎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時

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勣獨
坐直廬繼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為隣居數致師成顧
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為司門員外
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已罷提點太平宮久
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持不與吏白有某例
世勣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已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
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
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為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

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副執政奉迎遂同主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復瑶華太亨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諛説進給事中兼侍讀内侍喧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勣駮其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將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何㮚建議分外郡為

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顓決世勣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三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矛㝠不樂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勣言守邊為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廵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即金人不敢逼孫傅深然之又格於㝠議再扈車駕至金師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金人聳聽張

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卧不起以
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
薦為勑令删定官武學博士大司成强淵明賢其人為
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為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
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歴軍器鴻
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
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為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追

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

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遷

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林擴以前執政赴闕

宿留冀復故職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貿人屋當贖

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中都者萬數肆不

逞為姦詔悉令還遷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

求賞皆駁奏弗行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

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為宰相當

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息是宣歌舞宴樂時乎退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時賦鹽虧額滁亦苦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乃倍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隷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

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璽既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黄門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窒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户所取未百一但許

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叱屋梠空亡以塞命耳酋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酋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

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為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饒州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官為辟雍錄升博士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提舉京西常平入為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

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即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
上嗣既禮經所載且元豐彞典具存昨天子展事明堂
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宮
僚初無及此者由是特加獎異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
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曰
上且疑黼挾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趨而出然太子薦
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為
中書舍人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

醜語振不肯黼使言者劾為黨罷提舉沖佑觀居三年後還故官靖康元年進吏部侍郎為欽宗言柄臣不和議論多駮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説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聖斷隃度而不暇疇咨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其勢不得不爾

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犄角擊之曰彼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味其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故時大辟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貸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率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請以隸步軍而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其法振曰方多事之際而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之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為何㮚言宜思所以折之之策㮚

不從未幾及於難年五十七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初王黼使其客沈積中圖燕振戒以後禍積中懼而言不可既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説振侍坐東宫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為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户而已老子亦云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為㣲宗道之㣲宗寤頗欲去倢羨䟽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宫

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為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振尹京時兩宮方困於惎間振極意彌縫治龍德梁忻獄寬其罪不使有纎介可指高宗即位進秩七等仍官其子及親屬三人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曾孫東請謚賜謚剛愍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失其傳給事中安扶附見父安燾傳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為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戰

功積官至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總管
遷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承先使破夏人成德軍擒
其酋賞屈降王子益麻党征拜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
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
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延慶行軍無紀律郭藥
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
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决潰矣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
師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

萬人今悉力拒伐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

令公之子三將軍蕳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

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

者光世也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

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饟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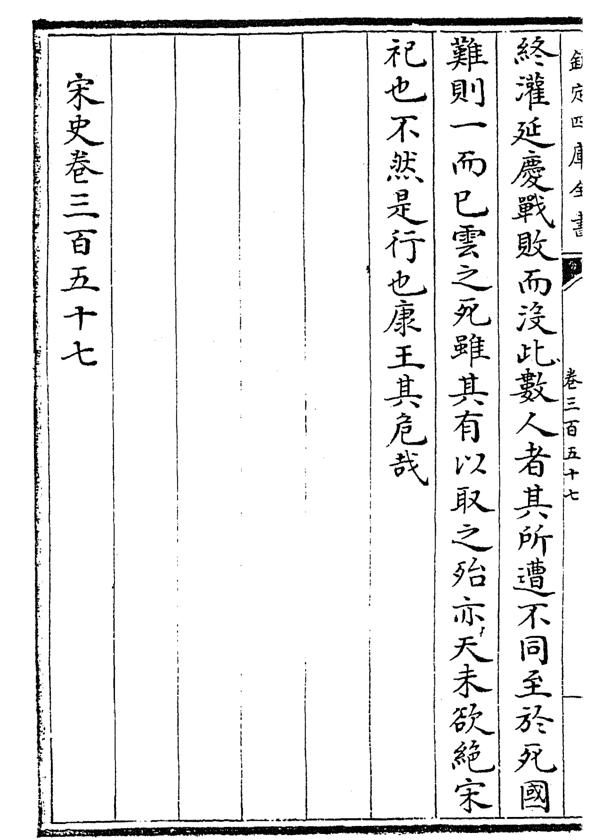
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

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

為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

為敵至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賦及歌誚之朝議延慶喪師不可不行法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幾復為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光世自有傳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强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熙靖世勣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食以



終灌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七

李綱上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

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盗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劔州沙縣税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吴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宫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為上極言之敏曰監國

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

疏上内禪之議乃決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内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為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斡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

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禄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

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儒儻使治兵願以死
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
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
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范祖禹以
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
陛下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
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
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

責之卿勿令有踈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

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内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棁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棁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為質棁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

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

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與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絶饟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

仲巳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彦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内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

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制
三鎭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
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
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
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
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
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已追及金人於
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

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嶶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嶶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

詔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

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宮上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之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

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宫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

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

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恱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為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為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遥郡刺史本以待勲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

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
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
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
頃得旨給空名告勅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
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
没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
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
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悞國事因拜辭不許

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彊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

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乞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廵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吕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

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及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任之不已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彊敵内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

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

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吴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吴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上奏乞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宫責授保静軍節度副使

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為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

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覬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於内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

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惷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然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爲出范宗尹知饒州顏岐與祠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顛持危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

陛下首加職擢付以宰柄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

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成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

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

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
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
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
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
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
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
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
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

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怨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

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詔黄潛善等議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吕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

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幵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内侍輩皆涕泣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

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内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

河東葢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

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右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絶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

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傳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觖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

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爭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河防寇未至而遁分途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眞捷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

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爲然命轉一官
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
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
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
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
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
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
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

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閲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

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時朝廷議遣使於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弟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内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

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雱爲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刼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

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章言車駕廵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

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
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
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
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
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
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
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
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

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悦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時黄潛善汪伯彦實陰主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在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黄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俟

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

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

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書王時雍問於吳幵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嗛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

南大諫第承終不過踰嶺爾齊愈引伏遂誅之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彦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

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
原盜賊蠭起矣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張孝基